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三五回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

話說公孫勝坐在帳中，正欲朦朧睡去，忽見一人掩入帳來。公孫勝急忙定睛一看，更非別人，原來就是二仙山內，同道師兄弟，雙姓東方，單名橫的便是。公孫勝吃了一驚，急問：「師兄何來？」東方橫道：「清師兄別來無恙否？今有要言奉告，請屏左右。」公孫勝便教左右退去，與東方橫遜了坐。東方橫道：「咳，清師兄還記得那年紫虛觀前，臨行時，令師怎樣囑咐，小弟亦有數言奉勸，今日師兄為何還在這裡？那年小弟曾奉令師鈞旨來取玄黃吊掛，令師又教小弟寄語勸駕。今日令師又教小弟特地來此，餘言說不得許多，只有四個大字，叫做『速離火坑！』」公孫勝道：「小弟受宋公明厚待一場，今日事急，與他丟手，自問心上過不去。幫他復了二關，我即返歸矣。」東方橫微笑道：「師兄既要復二關，小弟有數言奉贈。」公孫勝道：「願聆教言。」東方橫道：「二關復在眼前，關上無須廝殺。不必劍戟刀槍，能使官軍退卻。復得二關之後，了手當為上著。」言畢，袖中取出一方青羅帕，鋪於地上。東方橫踏上了，變成一朵青雲，冉冉騰空而去。公孫勝欲送無從，因細細將他六句讖語思索一番，恍然道：「東方兄此言，莫非教我用法取勝？這倒也是一條正路。」便一面去密告宋江，一面與樊瑞商量用法。立法未定，忽報官軍大隊殺來。魯達便要開關迎戰，公孫勝仗止住了，傳令眾兵將把三關嚴緊保守，一面去報知宋江、吳用。宋江、吳用急極無計。原來此時梁山已四面攻圍。雲天彪委雲龍、劉慧娘、劉麟、歐陽壽通、唐猛留攻後關，並移調右營荀桓、祝萬年、真祥麟，領右營兵馬三分之一，同來攻關。天彪令劉慧娘總督全軍事務，於後關外東山上建立行台駐紮。雲龍統領眾將，指揮全軍。雲天彪領聞達、哈蘭生、龐毅回到右關，與傅玉、風會一同攻打，派畢應元、孔厚隨後策應。陳希真領劉廣、祝永清、陳麗卿、范成龍、樂廷玉、樂廷芳、劉麒攻打左關。張經略請賀太平、蓋天錫堅守頭關、二關，自己領伯奮、仲熊、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、金成英、楊騰蛟、韋揚隱、李宗湯、王進、康捷攻打三關。闊大軍威，兼著新勝銳氣，賊兵如何敵得。宋江、吳用親到三關來看了一轉，與公孫勝略議了幾句守備之法，又轉到別關去了。這三關上委公孫勝一人主政。公孫勝奉宋江囑咐，督領群盜，拒敵官兵。張經略金盔銀甲，佩弓插箭，立馬陣前，親司旗鼓。眾將奉元帥之命，捨生忘死，攻擊三關。自辰至午，槍炮震天，矢石蔽地，賊兵死傷無數，只是堅守不下。經略見賊兵如此，便傳令權將兵馬收回。

魯達提起禪杖，向公孫勝大叫道：「烏耐煩再讓那廝，灑家開關出去，活打殺那班撮鳥！」公孫勝道：「賢弟請坐，且聽……」魯達睜起怪眼道：「直娘賊，灑家偏要去！死也要和那廝並三百合！」說罷，掄起禪杖，飛步到關，大喝：「開門！」公孫勝約勒不定，只得開關，派兵送他出去，一面飛報宋江去了。

且說魯達殺出關外，張經略正在收兵，見有賊將殺來，便教伯奮、仲熊出去迎戰。旗門開處，二人一齊出馬。眾將共看，兩位公子一樣裝束，各具神威：伯奮頭戴噴銀束髮紫金冠，鳳翅閃雲盔，後面一掛五福攢壽銀牌，垂著五寸長短紫紅流蘇，披一副白銀細砌魚鱗甲，襯著月白紫微緞子戰袍，繫一條束甲獅蠻帶，穿一雙綠皮卷雲戰靴，騎一匹銀合白馬，手提一對赤銅溜金大瓜錘；仲熊也是頭戴噴銀束髮紫金冠，菊瓣細鈎軟砌盔，後面一掛福慶銀牌，垂著五寸長大紅流蘇，披一副連環鎖子甲，束一條鏡面鍍金帶，穿一雙青皮卷雲靴，騎一匹嘶風赤兔馬，手捧一對厚背薄刃雁翎刀。兩位少年英雄立出陣來，真個是天生一對玉孩兒，人間上得無三譜。只見那對陣一個莽和尚舞著禪杖，口出喊聲，飛奔而來。伯奮舞動雙錘，驟馬而出，大喝：「賊禿驢，休得亂闖！」魯達大怒，掄起禪杖便打。伯奮見他來勢莽撞，便急將身子一閃。魯達一枝禪杖和身子打進伯奮懷裡來，卻早打了個空。伯奮眼明手快，早提起右手大銅錘，照魯達光腦袋上打將下來。恰好魯達一禪杖飛起，將那銅錘格住。伯奮卻早已左手一錘打進魯達脅下，魯達大吼一聲，托地跳開了數丈。伯奮驟馬追去，魯達舞動那枝禪杖，神出鬼沒的打轉來；伯奮也使圓那兩柄銅錘，天旋地轉的打過來。馬步交加，杖錘並舉，兩人各奮神威，大戰五□餘合。伯奮使出平生大神力對付魯達，魯達也狠命相搏，打個平手。

仲熊在陣上，看夠多時，更耐不得，便舞動雙刀驟馬而前，大叫：「哥哥且住，待我來斬這禿驢！」說罷，展開雙刀，好一似兩條白練衝殺進去。伯奮一馬跳出圈子，卻不回陣，只立在垓心邊觀看。只見仲熊雙刀已從魯達禪杖底下直透進去，魯達險些被他戳著，急忙跳開，便掄轉禪杖對仲熊凶門打來。仲熊眼快，早已飛起雙刀交叉架住。兩人便展開解數，奮勇大門，杖來刀迎，刀去杖擋，又鬥到五□餘合。魯達神力未衰，仲熊一身武藝也儘夠敵得過。殺氣影裡，戰鬥愈酣，只見伯奮驟馬又來，大叫：「兄弟且住！你我二人索性用車輪戰，戰殺這廝。」仲熊退回，伯奮殺入。

此時宋江、吳用已到關上，見來將如此驍勇，便教鳴金收回魯達。誰知關上一片鳴金，魯達只是一片呼喊，和伯奮扭住便鬥，足足又鬥了三□餘合。仲熊重複殺入，替出伯奮，合攏又鬥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「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，頗知紀律，今日為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？」吳用也不解其故。只見仲熊與魯達鬥到三□餘合，伯奮又殺過來，伯仲二人，循環輪替，直戰到日下西山，暮色朦朧。張經略在陣前看夠多時，見天色已晚，二子不能取勝，只得鳴金收回。

魯達倒拖禪杖，大吼而回。宋江急命開關迎入。魯達一見宋江，撇下禪杖，向宋江唱個大喏，道：「兄長要殺上東京，灑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，後殺張家老兒，一路打進東京，拆毀了金鑾殿，回來同你吃酒。」宋江回顧吳用道：「今日魯兄弟為何精神異常，語言不倫？」吳用道：「想是力戰了半日，力疲神亂也。且取酒肉來與他接力。」左右捧上牛肉□斤，陳酒一大桶。魯達坐下便吃，氣呼呼的吃一碗，又是一碗，不一時，一桶酒完，又添了一桶，直吃得沉沉睡去，送他歸帳。宋江、吳用就歇在三關上，商議守備之事，使教調朱仝、雷橫來同守三關。公孫勝、樊瑞歸入自己帳中，同去祭煉符法。

且說張經略收兵回營，眾人共論本日戰陣之事，賀太平道：「方才這莽和尚，即是魯智深。賊人勇將，僅此一人。倘能除得此人，破賊寨易如破竹。」蓋天錫道：「此人鳴金不住，足見莽撞。明日交鋒，可用計擒他。」伯奮、仲熊齊聲道：「這莽和尚果是猛勇，但戰到後來，亂喊亂叫，破綻迭出。明日交鋒，孩兒必斬得他。如若不能，再用計誘他不遲。求爹爹明日仍委孩兒出去。」張公領首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黎明，張公傳令起兵攻關，仍命伯奮、仲熊開關搗戰。宋江、吳用聞官兵又來，急忙登關守備。伯奮、仲熊在關下大叫：「賊禿驢出來納命！」原來魯達此時還醉臥帳中。宋江與天兵相拒，伯仲二人叫罵萬端，宋江只是不出。忽報後關被官軍攻得□分緊急，勢在垂危。宋江、吳用大驚，急教公孫勝好生看守三關，宋江、吳用急赴後關，又回顧公孫勝道：「魯兄弟如要出戰，煩賢弟相機定奪，橫豎死守關內亦無益也。」公孫勝應諾，宋江、吳用赴後關去了。

公孫勝、樊瑞、朱仝、雷橫嚴守三關，與官軍足足相持了兩個時辰。魯達忽由關內手提禪杖飛奔出來，見官軍攻關，便向公孫勝大叫道：「為什麼不殺出去？」公孫勝未及回言，魯達早已掄起禪杖，大叫：「你不去，灑家一人自去！」飛奔下關，喝令開門。公孫勝禁止不住，魯達已飛奔出去。伯奮、仲熊見魯達出來，便約齊後面人馬等待。魯達大吼一聲，早已直衝過來。伯奮、仲熊雙馬敵住，酣呼大門。鬥到一百餘合，魯達果然禪杖忙亂，看他只是亂劃亂打，絕無法門。吃伯奮得個破綻，一銅錘打著左腿，魯達狂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仲熊急前一刀砍去，魯達早已霍然跳起，卻吃仲熊一刀砍入乳助，仲熊也險些被魯達禪杖搥著。魯達霹靂般一聲狂吼，跑回三關，便將禪杖向關上一擲。那禪杖好一似稻草般飛上關去，打死了關上賊兵三四個。旋轉身來，趕到陣上，乳助下鮮血迸流，若無其事，口中大叫道：「兒郎們隨我來！」那些隨陣嘍囉跟他上來。伯奮、仲熊見他殺轉來，正要迎敵，只見魯達霍地將自己的兒郎，一手一個，提起兩個，向這裡拋來，接連拋了□餘個。嘍囉著慌，叫苦連天，逃回本陣。關上眾人見了，都一齊叫苦。伯奮、仲熊見他如此，也大為詫異，只得遠遠招架。可憐那些擯出的人，個個腦漿迸裂。經略在後望見，道：「此人神氣，是著了瘋魔，不可與戰。」便鳴金收軍而回。

魯達見官軍退陣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敗了，灑家趁此殺上東京去也！」便回到關上道：「拿我禪杖來。」左右只得將禪杖

捧上。公孫勝見他著瘋，便溫語道：「魯兄弟請少歇。」魯達大喝道：「放屁！我奉智真長老法諭，要幫宋公明殺上東京。」言畢，提杖直奔忠義堂去。

恰好宋江、吳用安頓了後關，正在忠義堂議事，瞥見魯達提杖浴血而來，大吃一驚，忙問甚事。魯達大喝道：「灑家要幫宋公明拆毀金鑾殿。」便將忠義堂擺設的桌椅亂打亂擗，便指吳用道：「你是高俅麼？今日灑家打殺了你，為民除害。你們這班狗才，教你們死個爽快！」說罷，提杖直打吳用。吳用急躲，忙叫道：「魯兄弟瘋了，那個去按住他？」此時山寨中有些力氣的頭領。公孫勝、樊瑞、朱仝、雷橫現在守三關，燕青現在守後關，張青、孫二娘現在守左關，段景住現在守右關。忠義堂僅有柴進、裴宣、蕭讓、金大堅、宋清、蔣敬、皇甫端、戴宗、蔡福、蔡慶，一班沒甚力氣的人，單靠著盧俊義一人，如何抵擋得住。只見魯達一條禪杖，在忠義堂橫衝亂打。眾人跌跌踵踵，急忙閃避，叫苦不迭。魯達禪杖早已將忠義堂上所有物件盡行打得粉碎。盧俊義見他兇猛，心膽已怯，因見眾人沒個上前，只得硬著頭皮搶上前去。只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，忠義堂已打倒了一角。盧俊義趕將人去，魯達見了大吼一聲，一禪杖打來，盧俊義險些著手。眾人見了，一齊又把棍鏢打上前去，忠義堂喧得一團糟。盧俊義已將魯達禪杖奪住。魯達見眾人上來，便撇了禪杖，去抬了兩根折椽子，大喊一聲，打將出來。盧俊義就把彈杖將他攔住。魯達舞起兩根椽子，直打盧俊義。眾人一齊吶喊，卻又不敢傷他。魯達狂奔酣呼，不覺絆著地上折木，撲的跌倒在地。眾人急待前去按住，只見魯達霍地立起來，刀傷迸裂，面色改變，大叫道：「灑家今番大事了也！」仰後而倒。眾人急前一看，早已圓寂了。宋江長歎一聲，絕無言語，便與吳用入內議事，一面收殮魯達。吳用又教盧俊義去各處彈壓軍心，休教驚亂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張經略收兵回營，發放軍馬。伯奮、仲熊卸甲安息，眾將競贊二位公子神威。張公對眾將道：「今日我看這葬和尚確是著瘋，又兼受傷深重，無論他回去死與不死，終不可用。據賀參贊說，賊營勇將，僅此一人。今此人既除，來日破關易易矣。眾將軍及兵丁，各各飽餐安息，準備明日努力攻關。」眾將領令，又去傳諭左右兩營去訖。張公在帳中與賀太平、蓋天錫討議攻關之事，分派兵將。正在議論，忽見皂衣二人階前跪報道：「有賊人劫營，請相公速去巡視。」張公道：「奇了，你是何人？」那二人忽然不見，左右皆駭然。張公便與賀蓋二人一齊立起身來，道：「速至外營查看。」離座不數步，只聽那原座交椅上，砰然一聲響亮，一塊磨盤大的石頭，當頂打下，將交椅打得粉碎。眾人皆驚，張公大悟道：「此神人賜我離座也。」左右齊稱：「相公洪福！」張公謝了神明，重複換把交椅坐下。賀太平道：「賊營內有一名公孫勝，善會妖法，此石必是他運來。如今邪不干正，妖人枉用心機。但此妖也必須除滅了他，方可集事。」張公問何人能除，蓋天錫道：「右營陳將軍深明仙術，可請來與之商議。」經略便傳令：「去右營速請陳將軍來。」

少頃，陳希真自右營到來，經略迎入相見，禮畢敘坐。經略告知妖人運石之事，並須收伏等語。希真道：「明公一代正人，奉天討逆，何懼邪魔！即不先除此人，來朝鼓行而前，諒此賊亦不能為害。今明公既有鈞諭，不敢推辭，待明日與他鬥法，收伏了他。」張公道：「聞得道家追魂攝魄之法，吾只能行之否？」希真沉吟道：「這倒也可。此法只須靜室中為之，免得陣上驚世駭俗。」又沉思了一回，便道：「盡可，盡可。此法今夜便可行得，無俟明日也。容回營道辦，明晨即來報命。」張公甚喜。希真當即辭歸。

不說張公部署人馬，且說希真回營，劉廣、祝永清迎入帳中坐下，便問：「經略有何密諭？」希真便將用法攝公孫勝魂魄的話說了。永清道：「聞道家追魂攝魄，須要本人生年月日，今公孫勝的生辰何處探聽？」希真笑道：「這廝的生辰，我卻已探聽得也。」永清忙問從何處探來，希真道：「我在大名府時，無意中得了他來。那大名府城內龍華寺的住持大圓，曾經到梁山做過道場的。我到任後入寺行香，據他的徒弟妙果說起，那年晁蓋死時，他師父在山設薦，他亦在列，因說到晁蓋生死年月日時。我當時便驚然想到公孫勝，探問一句，果然被我探得。原來吳用、公孫勝、劉唐、三阮，與晁蓋情意最深。彼時晁蓋病篤未死，吳用等六人都開列自己生辰，具疏借壽。尚未舉行，晁蓋已死。因此疏章未曾焚送，卻吃這妙果僧看見。因內中公孫勝八字最容易記得，所以至今不忘。說來乃是庚申年辛酉月壬戌日癸亥時。」劉廣、永清都大為驚異，因歎道：「事非偶然也。」

希真便吩咐將後營帳內打掃清潔。希真即去安排法器，按著□二雷門，掛起□二面大圓鏡，中間設起香案，按八卦擺列八面方鏡，就正中焚起一爐旃檀。希真誦起淨壇諸咒，四圍都灑了法水，然後將那面乾元寶鏡正中供起，擺列了香花燈果。希真叩齒念誦真言，拜跪行禮畢，走出帳來，暮色已蒼。希真便教永清就營中選□二人，都要命帶丁甲的，前來聽用。當時在前營吃了素齋，只見永清已將丁甲命的□二人帶上來。希真便書了□二道丁甲符，分與□二人佩戴了。傳諭劉廣、永清監營，自己卻帶那丁甲人人入帳登壇。那□二丁甲手執五色旗幡，按著方位侍立帳門之外。帳內壇上星燭燦爛，寶鏡光明。希真登壇，將那備好硃筆黃紙，擺在壇上，口中念念不絕，書成了數□道符篆。只見希真叫侍從人進來，收去了香案。希真將那所書的符，向左右前後，壇上壇下，一一誦咒焚化了，便披了頭髮，右手執寶劍，左手高提起那面乾元寶鏡，唸唸有詞。少刻，希真忽地將寶劍插於地上，便從袖中取出公孫勝的生命一紙，並一蓬亂發擲下來，急將右腳踏住。重複拔起寶劍，念聲愈厲，只見四邊燈光鏡光，都霍霍閃動。念夠多時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那四壁光芒，一齊射向公孫勝命紙上來。希真急將乾元鏡一照，愕然道：「咦！」疾片時，便將那寶劍放於地上，右手捏起一個劍訣，向那乾元鏡上不住的書符，口中不住的念咒。約有許久，便又向鏡上嘔了一遍罡氣，放了劍訣，重複提起寶劍，左手高提著乾元鏡照於地上，凝然不動。寂然無聲。不多時，只見那乾元鏡內，蓬蓬勃勃金光發現，瀉如泉流，逸如電發，明如疏篔，響如雷鳴。希真用右手寶劍東點西指，那光便東飛西迸。又是許多時，那團火漸漸淡去。希真向地上一看，又向鏡中一看，目定口呆，半晌道：「這廝真個如此難捉！」良久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便將寶劍與乾元鏡一齊放下，挽了頭髮，重複叫帳外從人進來，擺設香案，並叫那□二丁甲命人都進壇來。香案擺畢，希真命從人部出帳外，只叫那□二丁甲命人依班侍立左右。希真就案上寫起一張疏牘，又書了幾道符，便於案前拱手誦起九天玄女寶誥。誦了九遍，稽首九拜，便跪在案前，將疏牘念誦一遍，就於燭上焚送，又再拜稽首。立起來，便將那所書的符四面焚化，便叫侍從人進來收去香案。希真重複被發仗劍，左提寶鏡，照前作法。不多時，只見那乾元寶鏡神光三門。希真定神一看，喜形於色，道：「在矣。」便命那□二丁甲解下壇中所有的鏡，都移入壇心，將公孫勝的命紙重重疊疊壓住，便將乾元寶鏡鎮壓在上面，寶劍插在壇前。

希真帶那□二丁甲齊出壇來，將那□二人發放。時已四更，希真就在前帳內默坐定神。少刻，已轉五更，希真便傳令請劉廣督理本營事務，凌晨攻擊左關，自己帶領范成龍逕到大營來通報經略。經略聞報，即忙傳令開營迎入。希真進見，稟告公孫勝魂魄已經攝得，張公甚喜。希真又道：「此時尚鎮在壇中，未曾處斬。若斬了他的魂魄，此人可以立死。不識經略意中何如，特來請令。」張公道：「此人亦係賊魁，理宜生擒他來明正典刑，方為不錯。」希真道：「既如此，須希真隨營攻入關中，親去擒他。他還有一個徒弟，雖無甚利害，也須希真去擒。」張公稱是，便撥中營兵馬一萬，交與陳希真，同范成龍率領了，從關左襲入。

張公傳令安派中營兵將：賀太平係文人，請他彈壓游騎，在關外巡捉逃賊，無須入關；蓋天錫本有武藝，便隨同大經略督押中軍；張伯奮同鄧宗弼、辛從忠為左翼，張仲熊、張應雷、陶震霆為右翼，王進、康捷為前鋒，直搶中路；金成英、韋揚隱為左隊，搶關右；楊騰蛟、李宗湯為右隊，搶關左，一面接應陳希真。陳希真與范成龍領了經略號令，又去傳令右營：劉廣與祝永清、陳麗卿攻左關正面，樂廷玉、樂廷芳攻左關之左，劉麒攻友關之右。那邊左營雲天彪也得了經略的令，天彪與傅玉親攻右關正面，風會、哈蘭生攻右關之右，聞達、龐毅攻右關之左，畢應元、孔厚在後策應，巡捉逃賊。一面傳諭後關。雲龍等得令，便也派撥隊伍；劉麟護著劉慧娘，在東山看望，雲龍、歐陽壽通、唐猛領左隊，苟桓、祝萬年、真樣麟領右隊，分頭搶擊後關。分派已畢，天已大明，霞光燦爛，一天瑞色，祥光捧出那輪紅日，戰鼓淵闐，人馬歡呼，四關槍炮之聲，如數百萬雷霆同時並發，官軍一齊攻關。

且說公孫勝自昨夜初更迅闖三關，回入帳中，正與樊瑞再議用法，忽覺得頭暈眼花，精神恍惚，便詫異道：「今日我為何如此眩暈？」樊瑞道：「想是老師用心太過，精神疲乏也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既如此，待進靜室中去定一定神。你替我去彈壓軍務，體來

驚我。」樊瑞領令而出。公孫勝退入靜室，掩上了門，急忙入牀定神默坐，不覺頭痛如劈，元神漸漸飛揚出舍。公孫勝大驚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又思索了一口道：「必是陳老道在那裡撮弄我也。」便急急念起秘咒，特行內觀之法。原來這法門是羅真人傳他的，今日幸未忘記。當時修持起來，元神漸漸定了。暗想道：「陳希真這廝好利害！此番吃我守住了，難保其不復來。」便誦咒召集神將，在室內室外密密層層保護。安排方畢，精神又復昏亂，較前更甚，險險凝持不定，幸虧那些神將協力保守，爭持了足足有一個更次，方得漸漸安定。公孫勝心中焦急道：「如此相持怎了？」正想設法，想了一回，不得計較。忽聽得耳畔有人告道：「我們奉法旨在此保護，奈九天玄女聖旨降來，責我等棄順助逆，要治我等之罪，如今只得合了吾師去也。」公孫勝大吃一驚，正欲再持禁咒，不覺一靈神光霍的飛去，悠悠揚揚不知去向了。公孫勝在室內僵倒，樊瑞、朱仝、雷橫在外面絕不知覺，輪更守關。

比及天明，官軍殺氣振天，槍炮震地，大陣殺來。樊瑞、朱仝、雷橫一齊大驚，樊瑞急去請公孫勝的號令，朱仝、雷橫登關迎敵。王進、康捷當先攻關，關上賊兵霎時間都已得知公孫軍師僵斃的信息，亂兵無主，人情洶洶。王進奮勇先登，力殺百餘人，破關而入。康捷隨上，大軍一齊登關。朱仝遇著鄧宗弼，即忙迎戰。鄧宗弼就在關上展開雌雄雙劍，奮勇大門。張經略已與蓋天錫、張伯奮、張仲熊殺進關內。雷橫擋不住，正遇著張應雷。張應雷舞動銅劉，直取雷橫。辛從忠、陶震霆見朱仝、雷橫死戰不退，便各去相助。辛從忠助鄧宗弼戰朱仝，朱仝敵不住，鄧宗弼飛起長劍，砍著左腿，朱仝跌倒在地，鄧宗弼就地一抓，生擒過來。陶震霆助張應雷戰雷橫，張應雷神威愈奮，忽地擺開銅劉，就勢賣進左手，抓住雷橫，盡力一拖，生擒過來。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會齊了殺入關中，三關已破，張經略大軍已在前面。陳希真、范成龍早已擒得公孫勝、樊瑞獻上。原來樊瑞見公孫勝僵臥，大驚無措。陳希真、范成龍已帶領兵馬，從關右乘亂殺入。范成龍搶入公孫勝帳中，縛出公孫勝。樊瑞正想用法，早吃希真用真武訣鎮定，眾兵捆捉過來。楊騰蛟、李宗湯已隨後殺入，那邊金成英、韋揚隱也從關右破進，賊兵均已殺盡。張經略會齊大軍，日方已牌。張經略便傳令乘勢攻寨。陳希真將公孫勝、樊瑞交與經略，便領范成龍帶兵殺向左關去，接應右營兵馬去了。

早有嘍囉飛報入忠義堂，眾人聞得三關已失，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急得手足無措，大眾一齊看著吳用。只見吳用眉頭一縱，道：「不妨，眾兄弟齊心守著，戴院長隨我進來，自有妙計。」眾人聞聽，各執器械，帶了在山嘍囉齊出迎戰。戴宗跟了吳用進內，不知吳用說出什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